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

九

名公增修標註晉書詳即卷之十七

列傳

郭璞

詞賦
為冠

青蒙
中書

活死
馬

散豆
買主
人婢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
 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雜曆
 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
 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核
 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
 載嘗竊青囊書果及讀而為人所焚[○]之際河東
 先擾璞筮之知難將作於是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
 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
 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
 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二下里
 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耳急持歸得
 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
 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
 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愛主人婢無由而
 得乃取小豆二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
 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其燬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
 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下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

郭璞 十七已一



在廁
之禍

上蔡
陸

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以符投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既過江。王道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帝**初鎮建鄴。道使璞筮之所。言皆驗。迁著作佐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云。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宜蕩除瑕。冀贊陽布。惠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頌之。迁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然璞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于室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怕恐。不得尽。卿乃憂酒色之為害乎。璞既好卜筮。搢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辭云云。及元帝崩。璞以母憂去。耻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璞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用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重之。璞素與相彞友善。彞每造之。或值璞在。婦問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彞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醮。璞見彞。

撫心大驚曰吾每屬鄉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鄉亦不免矣璞終嬰王敷之禍彘亦死蘇峻之難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釋尔雅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辭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万言

葛洪

伐薪
貨紙
寫書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李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晝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孝知名性寡欲无所愛翫不知其基局幾道携蒲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覽究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李道得仙號曰葛仙翁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字郭隱隱就洪孝悉得其法為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選為散騎常侍領太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貧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体之進趨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舊

求為
勾漏
自序

著內
外篇
名抱
朴子

尸解
得仙

翅則能凌厲之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戩勁翻
 於鶴鷄之羣藏迹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
 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驚之寔足自卜者審不
 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羊策跛驚而追飛
 兔之軌哉是以珍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北之
 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華有藻稅之樂也世儒徒知
 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
 真正故余所著于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
 通釋名曰外篇內外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
 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
 書。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
 精辨玄憤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刻
 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
 而空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体
 亦柔軟卒尸入棺其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練緇治聞疆記在異書而畢綜瞻
 往滯必成釋情源秀浼思業高奇敷文雅於西朝振
 辭鋒於南夏為中興才李之宗矣夫語怪微神伎成
 則賤前脩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
 來漢京管於前圖軼梓龜於遐象而官微於世禮薄

葛洪 十七已四

貴分
陰

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
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
通而厭勝難持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
類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
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暫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
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
忘倦紬綺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
祕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
超然事外全生之道甚取優乎

庾亮 翼

庾亮字元規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亮**為鎮東
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
器重之由是媿亮妹為皇太子妃中興初侍講東宮
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
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
甚納焉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
論不竟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
明帝即位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與王導受遺詔輔
幼主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亮
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

葛洪 庾亮 十七 二十五

王導
務存
大綱

共
南樓

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
 亮懼亂脩石頭以備之及蘇峻反乘勝至于京都亮
 南奔温嶠共推陶侃為盟主侃既有憾於亮亮見侃
 引咎自責侃不責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
 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噉齏因留白侃
 問曰安用此為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
 非唯風流兼有為政之實峻平亮求外鎮乃鎮武昌
 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諸將並
 不奉法大臣患之亮欲率眾黜導而郝鑒不許故其
 事得息咸康六年薨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
 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顛殷浩
 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
 之於人浩慙而退亮在晉曰諸佐史殷浩之徒乘秋
 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齋亮至謂人將起避之亮徐
 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
 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亮與陶侃俱破
 爵賞侃後書曰夫賞罰雖隆國之大信竊怪亮不受
 為君子亮曰元帥指搗或曰百效命亮何功之有亮苦
 石發

翼 十七十六

翼字稚恭亮弟也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
 又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

石季龍

亮

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相
溫總角之中使期以遠畧因言於國曰相溫有英
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培畜之宜委以方
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亮卒冀代鎮武昌康帝
即位冀欲北伐石季龍又擅徙鎮安陽師次襄陽大
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
三起三疊徒衆厲日其氣十倍後發背卒

史記

外戚之家連輝椒擢舅氏之族同氣蘭墜靡

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諂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
煤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爰而知
惡深植滿覆之火是以厚贈瓊瑰罕升津要塗山在
夏靡與高稷同駢妙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
遠殊有旨哉晉晚元規參聞頌命然其筆數葉藻吻
縱濤波六駕措紳足為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
遠圖才高識寬闕安國之長美璿璣負誅物議稱其
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三皇使蘇祖尋戈示祧
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都監協從必且
戎車犯順則與夫台產安桀亦何以異哉幸滿吞舟
免淪昭憲實康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

相彛

得一
佳吏
部

義在
死國
不與
醜逆
通問

相彝字茂倫譙國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少孤貧
 雖筆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名雅為周顛所重
 顛嘗歎曰茂倫欽崎歷落固可笑人也元帝為安東
 將軍版行浚遼令累迁尚書吏部郎以疾去取嘗過
 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
 結交而別先是楚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
 亮曰為卿得一佳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
 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
 為叙之即迁吏部竟歷顯職彝後為宣城內史蘇峻
 之亂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其長史裨惠勸彝
 偽與通和以紓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
 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
 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
 軍縱曰吾受相侯厚恩不以死報吾之不可負相侯
 猶相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二
 固守經年勢孤力屈城陷為晃所害有五子溫雲豁
 秘沖溫別有傳

相彝 相彝 十七已

忠
王室

賈德郎冲小字也及冲為江州刺史出射羊主於堂
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賈德也遂厚報之及兄温薨冲
代温居任尽忠王室時謝安以時望輔政為群情所
歸冲懼逼乃求外出自京口迁鎮姑孰又迁上明累
破符堅有功初冲之西鎮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
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為已任而符堅
尽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為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
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為損益而欲外示閑暇固
不聽時安已遣兄子女及扣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
為廢興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關
將畧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
眾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大
勳克秦慙恥發病而卒。冲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
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
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

史臣曰 醜風潛煽醜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
於名教首陽絕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
死原軫免胄愾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遯矣於前志况
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嗚響或以變其音身
柯空能全其性柏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

謝安

周庚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厄於取免知處死
之爲易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
其然乎至夫其構洪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邃巡於內
輔豁陵屬於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
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何算而
溫爲元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
檀臺之亂箝前之忠無救奕棊之禍子文之不血食
悲

王湛 述

宗族
皆以
爲慶

王湛字處中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
寸龍顴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
皆以爲癡其父相獨異焉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
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
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体中不佳時脫
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
所未聞也濟才氣抗汚於湛畧无子姪之敬既聞其
言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
濟之罪也既而解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羣乘濟
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
妙迴策如紫善騎者無以過之還白其父曰濟始得

疾

問米價

不虛

一叔乃濟以上人也。國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謂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濟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如我於奎蓋之間乎？湛官至汝南內史卒。子承亦有重譽。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唐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承。

子述

述字懷祖，少襲父爵，年二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王導以門地崇為中兵，屬既見無心，言推問以在東。米價述張自不谷，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後

為揚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上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後迂散騎常侍，述每受取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為相，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推下曰：汝竟癡邪？詎可思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它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初述家貧，求試死陵，令頗受贈遺，而

王湛 王述 十七 巳十一

食雞
子不
得而
起

脩家具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而臨小縣甚不宜耳述荅曰且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此後安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始為當時所歎但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履齒踏之又不得噴其掇納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踏重任每以柔寬為用謝奕性麤常為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奕夫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三年卒

王坦之 忱

獨步

蕩放

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為之語曰成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為尚書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止用第一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後為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下敦儒教頗尚刑名著廢莊論云云 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政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倘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坦中書令俄出鎮廣陵初謝安愛好聲律替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意

王述 王坦之 十七 已 十二

論幽明報應

不從。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臨終與謝安相中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幼子忱

不有此舅安有此甥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欵社待其有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語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直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甯使報之玄束帶造之始為賓主太元中出鎮荊州時相玄嘗詣忱通人未出束屨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性任達不拘末年猶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躰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竟形神不相親卒于官

范汪 甯

范汪字玄平少孤貧依外家庾氏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宗者必是子也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遂博學多通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徐兗一州刺史既而相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為庶人汪後至姑

布衣蔬食然薪寫書

縱飲

王坦之 王忱 免汪十七已士二

孰見溫溫時方起
屈帶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已傾
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既至溫謝
其遠來意汪乃曰工兒遂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
止矣于家子竈

竈子武子少博學多所通覽時以虛浮相扇儒雅日
替竈以謂其原始於王弼何晏一人之罪悉於桀紂
乃著論非之累迁中書侍郎尋武帝雅好文多其被
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出補豫章太守大設庠序
又起學臺功用弘廣刺史王凝之上言以此抵罪初
竈嘗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

朝戲
目痛
藥方

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
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春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
冲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一書內
視二簡外觀四日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
火下以氣養編於管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
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
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猶學不輟卒于
家

劉惔

劉惔字吉甫陳國相人祖宏字終嘏宏兄粹字純嘏

范汪 劉惔 十七已十四

洛中
三撮

居官
无事
如事
无心

素德
足傳
汗簡

弟漢字仲撮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二有三
撮○悛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
芒屨以為養雖華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王導
深器之後稍知名累迁丹陽尹為政清整門无雜賓
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人有相舉止悛歎曰
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礼若
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寢而不問相温嘗問
悛會稽王談更進邪悛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温曰
第一復誰悛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尤好老
莊任自然卒于官孫綽為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
佐叶宣尼之遠契翫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
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
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
有關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
遠冲衿玉粹坦之牆宇疑曠逸操金貞騰諷便之良
菱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為
允釐於衮職或任華綸密勿於王言咸能克著徽
音保其榮秩美矣荀景猷履孝居忠先慙往烈范玄
平陳謀獻策有會時幾松則思業該通緝遺經於已
紊注則風颺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摧而言俱為雅

韓伯 十七已十六

氣籠
霄詠
卷雲

士劉韓俊爽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分
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圖自處冲純懿是稱奇器素養虛庭回塵下位雅道
雖屈高風不墜猗欵後亂世傳清德帝室馳芬士林
揚則國寶庸暗子之託意驕奢既豐其屋終節其家
荀范令望全聲遠暢劉韓秀士珠談間起異術同華
威蕤青史

名公增修標註晉書詳節卷之十七

名公增修標註晉書詳觀卷之十八

列傳

王允之

王允之字深猷父舒景相導之從弟也允之最知名
 總角從伯敷謂為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
 寢敷嘗夜飲允之醉醉先卧敷与錢鳳謀為誦允之
 已醒悉聞其言慮敷或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
 汗鳳既出敷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之以為大醉不復
 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至都以敷鳳
 謀議白舒舒即与導俱啟明帝及敷平帝欲令允之
 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及蘇峻反允之討賊
 有功封番禺縣侯立謚曰忠

吐汗衣面

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武父廙導從弟也彪之在二十鬚鬢始
 白時人謂之王白鬢累遷廷尉時當南郊簡文帝為
 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荅曰中興以來郊祀往
 往有赦愚意常謂非且何者黎庶將謂郊祀必赦至
 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
 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
 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句容近下三品佳

謂郊祀非宜

定廢
儀

邑豈可與下術之人无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下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時朝廷决大事彪之所計屢中簡文曰自頃以來君謀无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久之轉尚書僕射是時相温將廢海西公百寮振慄温亦色動莫知所為彪之既知温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温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付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礼度儀制定於頃更曹無懼谷温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及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矣於是朝言乃定後遷尚書令与謝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决者詣王公無不得判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強寇未殄正具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无能彪之曰在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脩葺宇為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太元二年卒

大事
公望

虞嘯父 駿

蟹魚
蝦鮓

兼有
才望

虞嘯父會稽人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為孝武帝所親
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
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蟹魚
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
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
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

駿字思行嘯父父禮之兄子也最有素行與譙國相
彝俱為吏部郎情好甚篤歷光祿大夫王導常謂駿
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
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
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是以石蜡戮
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為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
然而朱家容布為大俠之首鄧寄主呂興賣友之譏
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臧船而厚其所薄
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處
之日虞潭顧眾徇貞心於危感之辰龍亮為出內之
端蟹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欤

贊曰虞明肅之聲類暮年允之駢角元奔山川虞稱

南金
東箭

多藝綢繆哲后三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顛
陵敦彪之不撓益浩旋温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銑質
無改筠心不變公均美公才駿為其選

陸玩 納

陸玩字士瑤吳郡人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元帝引
為丞相參軍時王道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
玩對曰培塿无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
為亂倫之始道乃止玩常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
牋曰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後除開
府儀同三司尋而王道都監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

莫傾
八梁棟

給兵
千人守家

以為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迁侍中司
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
今乏材以尔為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
箴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
談者以為知言玩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
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膺其德宇後疾薨給
兵千人守家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晉被滅削司空荷
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勳由是特置興平伯
官屬以衛墓子納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以尚書吏部郎出為

陸玩 陸納 十八 四

一斗
備杯
杓

茶果
待謝
安

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熟餅相温因問温曰公致
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温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
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紉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
亦不足言後同温開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
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公難在
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椀坐客愕然納徐曰明
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
餘瀝温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勅中厨設精饌酣飲
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將
應召外白官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
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謝安嘗欲
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倣密為之具安既至納
所設唯茶果而已倣遂陳盛饌珍羞呈具各罷納大
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
四十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
而歎曰好家君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
尋卒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蕩人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
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會時為廬江郡貪行狼籍

陸納 何充 十八

有方
夫之
望

二郗
誣道
二何
後佛

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克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
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
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李
充即王導妻之妹子也故少與導善嘗詣導導以麈
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後王導庾亮並言
於成帝曰何充器局方既有方夫之望必能揔錄朝
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唯緝
社稷无虞矣及導薨與庾冰參錄尚書事庾冰兄弟
謀立康帝即成帝母弟也充言不合冰等不從既而
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
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觀升
平之世帝有慙色後庾冰弟翼立翼臨終表子爰之
行荊州刺史論者謂且依翼所請充曰豈可以白面
少年猥當此任哉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
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
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常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
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國數千戶郡尚未得卿圖作
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
准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謂於道二何佞於佛
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

何充 十八已六

傾家釀言其能温克也永和二年卒贈司空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也世為著姓父克少好學博涉

書記成都王穎為丞相擢克為東曹掾克素有格量
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河內山簡
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眾
曰山子以一字按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
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為大郡號稱多
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曰豫遣吏迎之澄入境
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
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
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
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
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謨弱冠察
為孝廉李秀才皆不就後累遷太常領秘書監成帝
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
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
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
也康帝即位遷侍中司徒上疏讓皇太后詔報不許
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嗤我

臨軒作樂遣使如此

彭蜚

不敢拜也遂固守所執交于家。謨初渡江見彭蜚大喜曰解者八尺加以一鰲令其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解後請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要舟長

諸葛恢

公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人弱冠知名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王導嘗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及道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

三

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負親狎如此時穎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謨號曰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推荀葛清謂時承制謂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位任之方是以相屈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增恢秩中二千石成帝踐阼加侍中卒

殷浩 顧恢之 蔡裔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父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

蔡謨出諸葛恢殷浩十八八

世
出

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
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般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
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
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辨
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或謂浩
曰將位官而惡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不具
腐政將位官而夢尺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糞時
人以為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
時擬之管葛王蒙謝尚猶同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
因相與言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
起當如蒼生何建元初簡文帝時在藩衛將軍褚裒
薦浩徵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陳讓曰二月至七
月乃受拜焉又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
關河於是以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後進
軍次山桑降人姚襄反大敗績相溫素忌浩及聞其
敗上疏罪浩按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使
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內求苟免生長亂階傾危之
憂於及社稷且宜擯之荒裔竟坐廢為庶人徙于東
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
何如我浩曰我助我周旋又寧休我也至是溫語人

魏浩 十八已九

奔竹馬

終日書空

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使令僕足以義刑百按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性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員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江下後溫將以浩為尚書員之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天忤溫意由是遂絕

顧悅之字君叔浩之故史也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

蒲柳先零

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實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

隕盜

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一偷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隕故浩委以軍機焉
史自曰陸暉等並以時為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參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祗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壓於權臣胡奉儲君音道揚於末命頓參天議屢獲嘉謀可謂志貞在斯而已瑕浩清微雅量眾議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與裔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摠戎律

勝浩顧悅之蔡裔 十八世十

唯聞楚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才談論非苛止
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
上足實以刑書斯為過矣

晉書曰士光時望士瑤允當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
簡率遺風可尚蔡葛知名或雅或清次道方既亦謀遠
忠貞中軍監書光雅俗事曠有餘經綸不足舍長
任短功虧名辱

孔愉 田 奔 羣

孔愉字敬康山陰人也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
與同郡張茂字偉康才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

會稽 三康

汝 漢中

稽三康其後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
務信著鄰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建
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
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龍龜於路者愉
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
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為司徒長史乃愉
遂佩焉後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
以溫嶠母亡遭亂不得葬至是峻平愉往石頭詣嶠
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
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

為章
年數
間

重榆之守止後王道將以趙胤為護軍榆謂道曰中
興以來觀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之才豈宜
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由是為導所銜後出為會稽
內史在郡二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北為宅
草屋數間便弃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咸康
八年卒年七十五諡曰貞

坦字君平榆從子也少方直有雅量咸和初為尚書
左丞會蘇峻反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
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
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時
侃等築白石壘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
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
靜賊必不動遂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
籌後迁侍中時**成帝**每幸永相王道府拜導妻曹氏
有同家人坦每切諫及帝加元服猶委政王道坦從
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
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為廷尉往往不悅以疾去朕
加散騎常侍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
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
深謝焉俄卒

孔奔

酒車
水輕

孔奔愉之族人也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
門奔過河之曰人餉吾兩鬢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
之一鬢果是水或問奔何以知之奔曰酒重水輕提
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為全叔令卒

孔羣

鷹馬化
鳩自

孔羣字敬林愉之從弟有智高志向不羈蘇峻入石
頭時匡術有寵於峻實從其盛羣隨從兄愉同行於
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
下車營救獲免峻平士帝葆存術嘗因眾坐於術勸
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合曰羣非孔子巨同匡人雖
陽和布氣鷹馬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情其目道其愧也
○性嗜酒道嘗戒之曰卿相飲不見酒家覆醜有
月夕糜爛邪蒼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及邪嘗與親
交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葉其醜酒
如此歷中丞卒

史臣曰孔愉公之既暨丁潭等咸以條湯之材數締構
之運東名霸軒騁足高衢殊試請階遂登顯要外宣
政績而內謀猷整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
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賞辭榮數面

之宅弘止是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伎之
宜遠明^昭當^豐之非宜並補闕弼違良可辨也
贊曰愉既公才潭惟公望頌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
料敵彭祖弘益茂以象林食羣猶匡厄陶回規過言同
金石

名公增修標註晉書註節卷之十八

